

村上春树

施小炜 译

Sydney
悉尼!



Sydney 悉尼！

〔日〕村上春树 著

施小炜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悉尼! / [日] 村上春树著; 施小炜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2. 8
ISBN 978-7-5442-6027-5

I. ①悉… II. ①村…②施… III. ①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6282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9-108

Sydney!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2001 Haruki Murakam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悉尼!

[日] 村上春树 著

施小炜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邮编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邮箱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张 苓

装帧设计 金 山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9.75
字 数 230千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027-5
定 价 36.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目 录

1996 年 7 月 28 日 亚特兰大	1
2000 年 6 月 18 日 广岛 距奥运会开幕式还有 89 天	13
悉尼日志	27
9 月 11 日 (星期一) 抵达悉尼	29
9 月 12 日 (星期二) 帕拉玛塔的圣火传递	38
9 月 13 日 (星期三) 勘探马拉松路线	49
9 月 14 日 (星期四) 骑车勘探铁人三项赛车路线	58
9 月 15 日 (星期五) 开幕式	65
9 月 16 日 (星期六) 女子铁人三项	78
9 月 17 日 (星期日) 男子铁人三项	88
9 月 18 日 (星期一) 鏖战过后	98
9 月 19 日 (星期二) 通往布里斯班的漫长历程	107
9 月 20 日 (星期三) 迎战巴西之夜	119
9 月 21 日 (星期四) 沿旧路重返悉尼	133
9 月 22 日 (星期五) 令人愉快的铅球比赛	140
9 月 23 日 (星期六) 博贡蛾的故事	148
9 月 24 日 (星期日) 女子马拉松终于鸣枪开跑	160

9月25日(星期一) 高桥尚子记者会, 凯西·弗里曼的胜利·····	176
9月26日(星期二) 雨中的邦迪海滩·····	187
9月27日(星期三) 靠松坂赢不了·····	202
9月28日(星期四) 特别节目《澳大利亚的历史及其他》·····	210
9月29日(星期五) 寄自悉尼的信·····	220
9月30日(星期六) 还剩一天·····	231
10月1日(星期日) 男子马拉松与闭幕式·····	242
10月2日(星期一) 狂欢过后·····	255
10月3日(星期二) 再见, 悉尼·····	266
 2000年10月20日 德岛·····	273
河野教练的看法·····	275
与噩梦赛跑·····	281
2000年11月5日 纽约·····	289
 后 记·····	305

1996年7月28日

亚特兰大

有森裕子

在折返点与那个身材修长、头发染成奇妙颜色的非洲选手交臂而过，目测两人之间拉开的距离，我寻思，这下大概是追不上她啦。那个领先的选手与我所在的梯队之间大约有一到两分钟的差距。在她的奔跑中，有一种不容他人追随的强大。运足强劲有力，步态酣畅淋漓，满怀从容自信。那速度只怕别指望会降下来。要想缩短如此距离，现实地看大概几无可能。

事已至此，只好将那个领先的选手忘掉，她这样想。如果对方跑着跑着因疲劳掉队当然最好，如果并不掉队而是一路遥遥领先，那也毫无办法。我力所能及的，无非是我行我素地跑好比赛。

不过，这位非洲选手是何许人也？我甚至连她的姓名都一无所知。（得知她名叫法图玛·罗芭，是一位埃塞俄比亚选手，已是赛事结束之后了。）

当法图玛·罗芭在十八公里处从领先梯队中一溜烟窜出去时，这个梯队的其他选手甚至不曾特别在意。大家似乎不约而同地想问，那位非洲选手究竟是谁？反正不管怎样，这么早便开始发力飞奔，注定迟早要减速落伍的。

只要你置身于那个梯队之中，保持步调一致，周围选手脑中的所

思所想大抵便会传过来。都是几张知己知彼的老面孔：耶戈洛娃、西蒙、马查多。各自的能耐和本领都心知肚明。大家一面耳闻彼此的足音、谛听彼此的呼吸、揣度彼此的心理，一面并肩疾奔。

罗芭是个战绩不为人知的无名选手，并非我们俱乐部中的一员。反正很快就会追上她，漫过她，然后将她抛在身后。这便是精英选手们的共识。她们拥有骄人的战绩与自负。没有一个人去追赶她，让她跑好了。因为真正的比赛是由我们来掌控的。

然而在奥格尔索普大学旁的折返点，众人脸色稍稍变了。罗芭也许会就此一路领先，绝尘而去。四个人一面并肩穷追不舍，一面又似乎本能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一种全新的事态正在进展。不过在这一时间点，抑或说在任何时间点，她们几乎无计可施。假若有人在十八公里处随罗芭发力冲出去，一定会精疲力竭垮下阵来。这种战法根本不曾编入精英选手的程序里。马拉松选手是一架精心调整过的机器，哪怕设置稍稍走样，所有的机制便可能乱成一团糟。

忘掉罗芭的存在！她在心中念道。而且果真忘掉了。

随后她开始担心另外两位日本选手。在折返点掉头往回跑时，没有看到她们两人。这说明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我是硕果仅存的进决胜圈的日本选手。这样便好，她想。并非对那两人抱有个人层面的敌意，当然盼望她们一展身手，但那只是我将她们视为对手进行竞赛的一种标记。我非赢不可，不能落在其他日本选手后面。

站在亚特兰大竞技场起跑线上，她心中清晰地觉得自己将会有所作为。其实当选手在起跑线前站定时，胜负便几成定局。这就是马拉松这项运动。如何将自己送到起跑线前便是一切。此后不过是在四十二公里的赛程中实际加以确认。该做的事情全都做了，她心想。从两脚、肌肉和血液之中，她能感受到安静的手感一般的东西。

凉爽而阴晦的早晨。气温二十度，湿度百分之八十。凌晨下了场骤雨，然后便停了。路面上还残留着水洼。不时还像陡然想起来似的，渐渐沥沥地落下雨珠。对于在夏日举行的马拉松赛事来说，恰是理想的气候。要是更加炎热就好啦，她暗想。如果是在炎暑中比拼耐力的话，便会有取胜之机。她擅长这种严酷的比赛。条件愈是严酷，便愈能发挥与生俱来的坚忍。相反，如果天气凉爽条件适宜，人人状态良好快步如飞的话，要跟上那节奏也许稍稍有些吃力。

然而在这未曾料想到的凉爽中，比赛有条不紊地展开了。选手们相互牵制。因为这是重大赛事，不可冒进。赛道上巨大的高低落差也是令人不安的因素。精英选手们矚视四周，小心翼翼地估测彼此的节奏，大体以预定的速度奔跑着。没问题，照这样的话跟跑下去不成问题。甚至可以抢先发力。蛮不错的进展。要是照这样维持到三十公里就好了，她思量。

率先发力冲出去的，是德国的王牌选手皮皮格。她的战术大约是想趁天气尚未变热率先拉开距离，然而跑姿中没有了一贯的钢铁般的锋锐。在十七公里处，她被后续梯队淹没，消失在了后面。德雷似乎也坚守不住，退到了后方。剩下的只有西蒙、马查多、耶戈洛娃、不知其名的身材修长的非洲选手，还有她自己，一共五个人。

跑到十八公里处，非洲选手冷不丁奔窜出去。仿佛是再也忍受不了这般悠闲的节拍。极其自然地，当仁不让地。步幅加大，转瞬之间便将距离拉开了。

把她忘掉！而且当真忘掉了。

对啦，也有一桩好事。

在这四十二公里赛程中，唯有一处关口是她的弱项。在那个地点

试跑过多次，每一次都令她心情郁闷。那是段莫名其妙怎么也跑不顺的上坡道。一想到那处坡道便心生怯意。但在比赛当日，她甚至还未意识到就已跑过了那儿。因为看见了向日葵。

画着向日葵的巨大广告牌映入眼帘。鲜艳夺目的黄色广告牌。大大的，老远就能望见。向日葵是她喜爱的花。在夺得奥运会参赛权的北海道马拉松大赛上，向日葵也曾给过她勇气。大家也都知道这一点，常常会馈赠她向日葵。大概是有人为了给我鼓劲，特意在沿道制作了向日葵广告牌吧。就算如此，这块牌子也真的太大了！

然而跑到近处一瞧，原来是块麦淇淋广告牌。意识到自己的误会，她不禁哑然失笑。就是嘛，再怎么说明，也不会为了我一个人制作如此巨大的广告牌。尚在惊愕之际，已经跑到了坡道的尽头。嗯，这下没问题啦，能行！她再一次点头。这儿的赛程就是为我而设。没有任何东西值得畏惧。

折返之后刚跑一段路，她感觉自己开始疲劳了。双腿多少有些沉重。还不算多么严重的疲倦。周围的选手们肯定也开始感觉到这种程度的疲劳了。她再一次侧耳细听。试图听取对手们紊乱的呼吸。在忽而拉开忽而紧逐时关注其速度切换是否顺畅。伺探谁尚有余力，谁从容已失。就像蝙蝠在黑暗之中发射音波计算回音一般，竭力捕捉对手的反应。如此这般凝神观察之后，大致可以辨别出接下去谁将落后。剩下的便是在何处又如何甩掉她们。把她们甩掉，让她们灰心。

结论：必须提防耶戈洛娃，其余的可以对付。稍稍落后的德雷也叫人放心不下。德雷是个顽强的选手，这一点早有定评。不到最后，决不可掉以轻心。

但说到底，得警惕的还是耶戈洛娃。成败全系于她一身。此人体力好，又有头脑。啊，又是和耶戈洛娃一起跑么！她边跑边想。心中

却不曾涌起此人系宿敌的念头，倒是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亲近感，以及类似自豪的东西。有再次一起赛跑的喜悦，有某种滑稽的感觉，还有实现了目标的成就感。

耶戈洛娃照旧跑得稳健踏实，姿势准确有力。但她时而从侧旁时而从后方留神观察，却发现耶戈洛娃的奔跑仿佛蒙着薄薄的一层膜，有种别扭的感觉。似乎能感到微弱的疲劳。好像与平日有所不同。感受不到巴塞罗那时那种近乎蛮横的强大，全无勇往直前的气概。她暗想，在巴塞罗那时，这个人可真是厉害。但即便状态有所起伏，耶戈洛娃也始终都是最强劲的对手，这一事实并未改变。

决定胜负的地点是三十公里处。从一开始，她就下定决心，要在那里开始的长下坡道抢先冲刺。这是唯一像战术的战术了。

道理很简单，她擅长跑下坡道。相比之下，跑上坡她不拿手，如果到了四十公里处的上坡道才发力冲刺的话，也许赢不了耶戈洛娃。所以一旦眼前出现这条下坡，便毫不犹豫地立即加速。甩掉其他选手。尽量将差距拉大。大约两公里后下坡告尽，尽头处又立刻开始上坡。必须急速换挡。刚刚高速跑完下坡立刻跑上坡，非常累人。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辛苦了。然而只能咬牙忍耐。忍耐再忍耐跑完上坡。顺利的话，就能把优势保持到终点。顺利的话。

别去思考不顺利的话会如何，只管想象顺利时的情形。不管怎么说，我有耐力，她想。仅看体能的话，比我更有天赋的选手恐怕多不胜数，可是像我这样吃苦耐劳的选手却不多。

三十公里处开始下坡，对她而言这是比赛的关键。她决心已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身处何种状况，这条下坡道都要全力飞奔。要跑得比谁都快。哪怕只领先一点，也要一马当先。

在三十公里处就冲刺，别人也许会说发力过早。但这不成问题。不管是在三十五公里处发力，还是在三十八公里处起动，能获胜时自然会获胜，赢不了时就是赢不了。这并非问题所在。

按照预定计划，在三十公里处冲到了前头。看看手表确认所费的时间，利索地调到了最高挡的速度。暂时应该不会有人跟上来。几乎不曾扭头确认。没有扭头的余裕。这是唯一的机会，她拼命快跑。这样的速度还有选手能跟上来，大概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她吧。

要说毫无不安，那是撒谎。跑下坡底开始爬坡时，一缕冰冷的不安刹那袭来。那是令人战栗的疑念：说不定自己终究做不到。但仅仅是一刹那的事。它陡然袭来，又倏忽逝去。

爬坡的严酷超出了预想。奔跑途中，她觉得自己在一点点死去。脚渐渐抬不起来，步伐迈不出去。能觉出腿上的能量每一刻都在枯竭。是作为身体感觉感受到的。

在过了三十三公里的补水站附近，似乎有人追上来。听见渐渐逼近的脚步声。送给背后那位选手的掌声和欢呼声慢慢逼近。条件反射般扭过头看，是耶戈洛娃。果然是耶戈洛娃。除她之外别无一人。不出所料。她不会那么轻易地让我赢。耶戈洛娃利用爬坡扎扎实实地缩短了差距，不久便与她比肩，喘了一口气就超了过去。

这不是和在巴塞罗纳一模一样么，她想。但同时又为此高兴。可以原样重复，老结果循环再至。但未能像在巴塞罗纳的时候一样。她就这样被甩下了。

死。

被耶戈洛娃超越时，脚步停滞了。两腿完全死掉。无论如何也得缠住耶戈洛娃不放——已然挤榨不出这种积极奋进的心态了。不管向何处如何搜求，也找不到这余力了。倾尽全力一路疾跑，消耗早已超

过极限。

事已至此，也无所谓战术不战术了。剩下的唯有坚持，坚持到底。如果超越不了前面的选手，那就紧跟住她。如果跟不上，那就设法别让她把差距拉大。跑姿之类随它去吧。奖牌嘛，也随它去吧。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反正得坚持到底。

从来极少表扬别人的教练，唯一有一件事情总是表扬我：“你这家伙，就算两条腿死掉了，速度也不会减慢。哪怕不行了，也不至于一败涂地。也就这一点，你不妨为之自豪。”

对，我就算是死了，也能照样跑下去。

哪怕被耶戈洛娃超越，哪怕追不上她，也无所谓，我想。管它呢。这是我自己的事。是我与自己之间的交锋，出贷与进益。我明白自己已经死去，明白死去的程度愈加加剧。感觉两腿仿佛不是自己的腿。但我依然跑着。这条上坡道逶迤绵延，长约五公里，高低落差达六十五米。

终点？那里还顾得上想什么终点！无从想象那玩意儿在什么地方。大概总是有的。能够具体进行思考的，不过是下一次在哪儿补水罢了。在下个补水站要喝些饮料。喝下去，就多少能够活过来一点。她在脑中想象饮料通过喉咙的情形，在舌尖预测饮料的滋味。那仿佛是世界上最最辉煌的物质。其余的事情过后再思考吧，暂且先考虑下次补水。好歹得跑到那儿。沿着画在路面的蓝线跑下去。

耶戈洛娃的身影始终在前方。虽然拉开了一段距离，但差距并没有扩大。耶戈洛娃的后背始终以几乎不变的大小纳入视野。她忖量，耶戈洛娃大概也处于濒死状态。居然无法将已经死去的我甩掉，那么她大概也处于濒死状态。

（耶戈洛娃后来对她坦言：我有生以来头一次，在比赛途中想过要

放弃奔跑。是在亚特兰大，四十公里处稍前的时候。那次比赛就是如此严酷。但快到体育场时，看到丈夫一面伴跑一面为我助威，我才活过来。如果没有那一幕，恐怕我就会放弃比赛了。)

但她与耶戈洛娃不同，放弃奔跑的念头连一次都不曾闪现过。一件事既然动手干了，就一定要坚持到底。这已是她人生态度的一部分。要是没有这一点，我就不成为我了。哪怕是跌跌撞撞踉踉跄跄，只要坚持到底，总会产生结果。如果不坚持到底，什么结果也不会产生，就是零。即便粉身碎骨，也要紧追前方的选手不放。毅力？哪里，这不是什么毅力。我是在为我自己跑。我是在一边吮吸着自身一边奔跑。

没有考虑奖牌的事。我当然渴望奖牌，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有人跑来参加奥运会，却声称什么不要奖牌，我倒想见一见她。我生存在一个以奖牌来判断价值的无比严酷的世界里。假如两手空空回国，谁都不会理睬我说的话。只有拿出结果来，才有资格大声说话。何况我有话要说。即便是为了这一点，我也必须赢得奖牌。他们能够理解的，仅仅是有形的东西，仅仅是能拿在手上掂量的东西。

但同时，觉得奖牌之类无所谓的心情也很顽固。我曾两次被送进奥运会这个巨大而残酷的绞肉机里，每次都赌上自己的尊严坚持跑到最后。这可是宝贵的成就。岂是那么一枚小小的奖牌能衡量的？岂是升旗台上升起的一面太阳旗能衡量的？心底始终存在这种类似愤怒的情绪。

只要翻过这道斜坡，就将跑入体育场了。照此下去，我应该会获得第三名。跑在前头的是罗芭，还有耶戈洛娃，只有她们俩。没错，只有两个人。好痛苦。然而痛苦不是我的不幸，反之舒爽倒并非我的

幸福。最为重要的是能够感到自己身在其中，真正从心底感到。重要的是这一点。

思量起来，在自己的运动员生涯中，从来不曾感觉跑步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哪怕一次都不曾有过。对她而言，跑步始终是痛苦，是挡在面前的高墙。痛苦始终存在于其间。痛苦如同海潮涨落季节变迁一般，从无例外地存在于其间。对她而言跑步只有两种：不是痛苦得还算可以，就是痛苦得无以复加。二者必居其一，此外别无选择。自从懂事以来，便一直是如此生活的。所以此刻我才在此地，跑在亚特兰大。摄像机镜头正在拍我。大概有几百万人在看着我。话说回来，这道斜坡可真够难跑的，跑到什么时候都是没完没了的上坡。到底是谁为了什么制造出这样一条无聊透顶的坡道来？

尽管如此，坡顶终于还是现身了。只剩下最后一小段路程，亚特兰大的四十二公里便告终结。

然而另一方面，一切都还没有结束。这一点她心知肚明。巴塞罗那那次，她没明白，所以在其后好多年间饱受煎熬。但是这次她懂了。这并非结束，而是某种新的开始。在这里也罢在那里也罢，我获胜，同时也落败。在那个世界，每个人都极其孤独，而且痛苦始终存在。不是痛苦得还算可以，就是痛苦得无以复加。但我不害怕痛苦，岂能害怕那东西！

她侧耳聆听。传来人们淹没体育场的欢呼声。地动天摇般的呐喊。然而她真正听见的，是自身内部存在的宁静的声音。如果有什么值得褒扬自己的，那就是我什么都不害怕。被抛进奥运会这个巨大旋涡之中，却无所畏惧。不对，并非如此。准确地说应当是这样：最后我什么都没有害怕。并且没有闭目躲避，而是迎着它冲上去，我赢了，同时也输

了。我做了一个辉煌的梦，同时也从那梦中醒来。我竭尽全力同强大的敌手们拼搏，同时也爱上了她们。我在路上静静地死去，同时又活在那死的每一个角落。我作为一位二十九岁的女性存在于此，我自己的两只脚蹬踏着大地。爬完最后一道上坡，然后跑下最后一条下坡。

亚特兰大行将落幕。